

粉条

孙荣

小时候，粉条在我们那里属稀罕物，好些人家平常几乎吃不上粉条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买一点。那时候，父亲常年开车在西北五省跑长途运输。据父亲讲，粉条在那些地方属稀松平常之物，而且价格低廉，随处可以买到。也许因为它足够廉价，父亲才肯破费给家里买一点。在那贫寒艰苦的年代，那些从遥远之地辗转至我家的粉条，不仅仅是可果腹的食物，更是小饭桌上的可口美味。

母亲用泡软的粉条烙菜饼、蒸包子、捏高食、卷紫卷；烧豆腐汤、胡辣汤、做烩菜。只听这些饭菜名目，你肯定以为那时我们家极阔，食物很富足。事实上，父亲当时工资很低，要供养我们一家大小九口人。虽说粉条很便宜，但父亲带回家的粉条数量却非常有限。

买粉条大多在隆冬季节，母亲待粉条干透后，装袋存放在大木柜里供一年之用。逢年过节、招待来客、家人生病或改善伙食时，母亲就拿粉条做配菜。母亲心灵手巧，即便粗糙普通的食材，一经她手就会变得精美可口。她用土豆丝、胡萝卜丝、粉条烙出的菜饼焦黄酥软，香鲜可口；用韭菜、粉条等做馅蒸出的紫卷，松软劲道；用菠菜、白菜、粉条炖烧出的豆腐汤泡上锅盔，香气四溢，使人食欲倍增，又吃又喝一碗汤下肚，既解馋解寒又舒服顶饱，实在是冬日里一道令人喜欢的美食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同村几个小伙伴在一起玩。不知什么缘由，他们比起了吃喝。大家争相炫耀自己家什么时候吃过什么东西，那东西又如何好吃。他们争辩着，攀比着，谁都不肯服输。到后来，几个人胸中都有些恼气。两个平日总爱挑事的伙伴，见我发声，他俩就把火枪口一齐对准了我。

“不說話就是沒有好吃的！”

“不說話以後就別跟我們玩！”

……

“不玩就不玩。我可吃過很好吃的寬粉條。”

“吹牛吧。”

“寬粉條？吹吧！大家都沒見過。”

我跑回家中，站上凳子，將上半身伸進大木櫃里，翻出母親的粉條袋子，抽出一提寬粉條，跑著拿過去。他倆便折了粉條在嘴裡咬呀嚼呀。嚼到最後，一致認為我在吹牛，那粉條根本算不上什麼好吃的。

我無以辨駁，悶悶地回到家裡訴說了自己的遭遇。母親拉我坐到她身邊，摸著我的頭微笑著說：“人家沒說錯！粉條怎麼能好吃？明天我給你們改善一回伙食，你把他倆都叫來，我給你們烙鍋盔，燒粉條豆腐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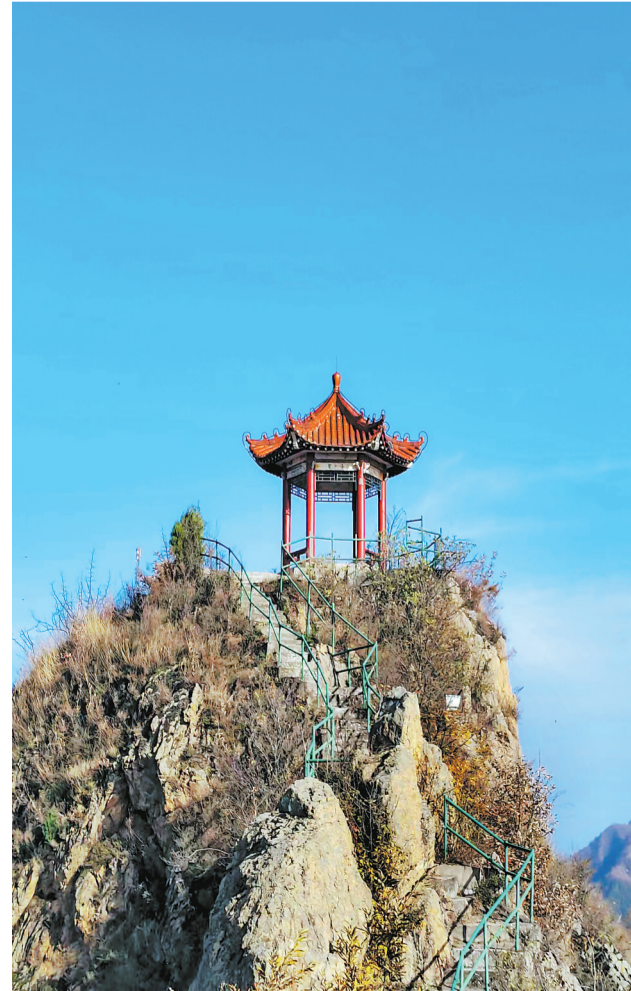
吃過我家的寬粉條，他們都說我說的是大實話，那粉條確實好吃。從此，我在伙伴們中威信大增。

參加工作後，我在多個地方吃過粉條，吃法各有不同。蘭州人做的肉餡粉條，肥而不膩，好吃又下飯。寧夏回族人用羊肉、土豆、干蘑菇等配上各樣佐料，做出的粉湯味道很不錯。起初我還納悶：他們何以用涼粉配粉條、羊肉？一次，在鄂爾多斯一個朋友家做客，主食是鐵鍋地配金銀米飯。土豆、羊肉塊下鍋地熟了，放入洋蔥、青椒等配料，片刻出鍋，色香味真是一絕。這些純屬北方特色。成都人、重慶人對粉條也極其喜愛，他們用各樣粉條涮火鍋、做砂鍋、做酸辣粉，這種地方特色，在全國好多地地方都很盛行。

說到粉條，總會想起孩提時代我們美麗簡素的小校園、冬天提著小火爐去上學、堆著柴草碌碌的遊戲場、長著水草魚蝦的小清溪、春天開滿槐花的小山坡、夏天無償為過路人燒擺木葉茶的小腳三婆、秋耕牛兒晚歸時的星空和原野、大雪清晨里飛跳的鳥雀……此時此刻，正值寒冬深夜，萬籟俱靜，擱了筆默默走到窗邊，只見寒霜掃地，月光清亮，似乎童年里那個皓月寒天的夜晚。那時沒有鬧鐘，學生上學是聽鷄鳴看天色起床的。那夜無雪亦無風，鄉村一派干冷素淨，銀亮亮的月色灑滿山川大地，月亮把我們叫早了。我們十幾個早起的小學生在學校門口的操場上隨性歡鬧、遊戲奔跑，清脆的快樂响响寒天凍地，喚醒操場邊白楊樹上的花喜鵲，它們高站枝頭，歡欣歌唱，合力抒懷，歡快的月光曲在寧靜的冬夜飛揚。

月光下，樹木伸向天空的疏朗枝柯，有點坡度的“城堡”般的小校園、操場邊胖大安臥的麥草垛、默默伸展的村路、不遠處安然沉睡的農家、周圍收過莊稼的田地……一切猶如覆著白雪，安詳靜謐，童話而美麗。此情此景至今難忘，幾十年後有時想起，總會無端地把它與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聯想在一起。這時，它又不經意地讓我回到了無法忘卻的早年時光……

久久凝望色彩中的月亮，一種隱隱的悵惘漫上心頭。斗轉星移，時代變遷，如今，充足多樣的粉條已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缺罕之物，可多少風物人事都已化作煙塵，離我們悄然遠去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544期)

刊头摄影 逸飞

冬韵

贾章明

冬红

初冬，如晴日之暮阳，满天的暖红，炫目的彩霞，白云镶上瑰丽琼绸的金边，给大地沃野镀上炙艳的红妆，给房舍楼阁嵌入粉艳的紫光，那飞舞似火的残红灼烧的天边，如朱砂般映入人的眼眸，又烙印在炽热的心上。

一路花瓣缤纷，一地枫叶赤红，随风旋动，时聚时散。天边红霞沐浴，一片灿烂辉煌，伫立在树枝的绿叶，被周围的红艳感染，变得兴高采烈，频频摇曳，似乎要以满身赭红来个精彩退场，以感恩大地的哺育和沃土的滋养。

大自然赏赐给人间的美丽，不仅仅是含苞的娇俏，盛开的艳丽，还有含羞蓄意的浓香。大红大紫的流芳，也有人们刻意眷留的碧红琉璃、彩虹饰墙、灯火璀璨，那些高挂门首街巷的灯笼，衬托白雪的晶帘和大红对联，都似醉酒的壮汉，满面泛着红光。它们属于冬红的美，是生命的赞歌、季节的诗行。

寒风凛冽，红不改容，暗溢清香，满园的红，灼伤了夕阳。那些透彻耀眼的阳光，洒满锦绣未央，静好岁月，和煦暖阳，可是春满人间前的好梦一场？

冬阳

呼啸的寒风肆虐大地，落叶满地旋转，裸树瘦身无奈地摇曳，田野一片枯黄。

晨曦着天，无垠蔚蓝，晴空万里。阳光变得温柔多情，隐去炫目的光芒，以宽容的姿态沐浴大地，人们欢欣雀跃地走出宅舍，肆意挥霍着暖阳的爱抚，一股股暖流涌动周身，如春暖花开的舒畅，个个洋溢着惬意幸福的模样。抬头仰望，任凭阳光温柔地抚慰，仿佛置身在春天，种子行将发芽，裸枝行将吐翠，万物生灵在幸福的氤氲气息中等待着希望。此时的冬日暖阳，如恋人般温柔，如慈母般慈祥，如天使般善良。因你，凋零枯萎的生命期待着生机，枯黄落寞的原野等待蓬勃新绿的绽放。

行走在冰天雪地中，穿梭在呼啸

寒风里。是你，使我执着追寻着最美的春迹，护佑着我奋蹄踔厉，书写每段有意义的时光；是你，使我不惧寒冷，染一身晴朗，暖一季寒凉，多一份牵挂，播一片光亮，让平凡的日子幸福绵长。

冬雪

秋天熟透之后，冬天应运而生。被唤醒的冬天精灵，戴着六瓣梅花，给田野盖上白绒绒的地毯，整个世界都是洁白无瑕。

苍穹高远的地方，似乎很压抑，乌云厚积，寒风裹挟，雾霾沉默。倏地雪花飘飘，寒光闪闪，伸手去接，轻轻的、凉凉的、湿漉漉的，想必是天女把云朵揉碎在漫天撒花吧！雪花把污秽狼藉洗涤，把嘈杂掩藏，把不堪入目的东西统统埋葬，粉饰装点着美丽，更新着冬天的模样。

雪花迎风舞，梅花万点黄。旷野上粉妆玉砌，雀鸟在枝头惊慌鸣叫，枯草萎

叶却惊喜地换了颜值，玉树临风，冰晶包容，互惠琼芳。苍松翠柏愈发高洁，天地乱纵苍茫，田园横铺云纱，风雪归人同白头，生灵归窝悄无声息。

瑞雪兆丰年，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希望。东北塑冰雕，富丽堂皇，灯光闪耀，滑雪场上健儿勇敢飞翔，激情澎湃，奏响了美妙乐章；平原沃野千里，绵延不绝的冬麦披上了银装，积蓄着丰收的能量；奋战在建筑工地的工人们，避过了挥汗如雨的煎熬，正乘风雪清凉建造引以为傲的桩桩辉煌；守卫边陲的战士目光如炬，警惕昂扬，守望者安定祥和的家乡。冬雪飘扬，正是童趣再现的欢乐时光，堆堆白雪变身出逼真的造像，仿佛回到才华飞扬的疆场，喜乐全挂在眉梢上。可以预测，雪化春来，大地处处都是繁荣兴旺。

雪落山城，福满人间，不乏雪中送炭的情意绵绵，不缺山盟海誓的联姻笑脸，不啻寒窗温暖的眷眷温暖。在依然暖意融融、静好安闲的寒冬里，真诚祈望百姓有暖相伴，幸福美满！

静心慢慢写

徐静

岁月如歌，时光如梭。旧岁的开端犹在眼前，翌年的元旦已转瞬即逝。凛冽的寒风，掠过喧嚣的城市，岁月的年轮又多了一圈。回顾来时路，一年的光阴在时间的画板上画下了快乐和美好。

寻常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喜欢用文字来记录心情、记录感受、记录生活、记录看过的风景。小学时喜欢写在日记本上，高中时喜欢写在QQ空间里，工作后喜欢发在朋友圈。曾经一字一句写下的文字，成了我旧时光里最美的记忆，亦有着经年落花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我就喜欢阅读和写作。上学时，除了语文课，更是对读故事书、看小说情有独钟，常常被书本中的课文所吸引，喜欢作文超过了所有。说起来，我喜欢文字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读，二是写。

读，除了读书本，我从小学四年级起，

开始尝试阅读小说。到现在，依然清晰地记得，读的第一本小说，是舅舅送给我的那本被翻译成几万个字的《小王子》。

写，则是从最简单的造句开始，慢慢学会了作文。

记得看过一段话，“如果想让别人的文字变成你自己的思想，还是得写作”。看的书多了，自然而然就学会了表达，表达方式多了，书写起来也会更加生动。

这些年，我的兴趣爱好很多，但唯有读和写这两种喜好，一直陪伴着我延续至今。去年10月份，我加入了写作课，离优秀的文学爱好者更近，也有更多的方式去学习，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，更浸润了自身的文学素养。

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，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拙作发表在《民族时报》的副刊上。从那天起，打小喜欢码字的幸福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也给了我很大的

信心和动力。从此，我的写作走向了加速状态，以前用一口白话写流水账，现在可以活学活用“我手写我心”。

每天的回溯，当下的实践，未来的畅想我都逐一打靶，写在了自己的文章里，这些文章是对我今后人生的不断提醒与鞭策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：不是优秀了才去坚持，而是坚持了才会变得优秀。还好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正在逐渐变优秀。

我很感谢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位贵人，感恩那些可爱的编辑老师在“稿海”里捞上我的文字，让我的稿子能够成功“上岸”。一次刊登，代表一次肯定，也是一次鼓励。就这样，我实现了文字变铅字的梦想。

如果说，人生是一场自我修行，那文字的作用，便是指引和启迪。

在文字中去寻求安宁，并不刻意躲

避现实；在文字中去博古通今，则多了一份理智的思考。于是，我一边慢慢地在文字中行走，又一边思绪万千感慨不已。如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发自内心的呼喊，也是我表达喜怒哀乐的方式，通过文字，让有着更多相似灵魂的人儿彼此认同，互相滋养。

那些或清浅或深沉的文字，像一位认识多年的老友。在窗纱映月的夜晚和光影波动的午后，邀我一聚，听我静诉春花秋月，夏荷冬雪。陪我漫步在花影鸟语间，陪我去寻桂香沉浮，蜡梅傲冬。

在一字一句中，我倾听着自己的声音，勾勒出了自己的人生。

在一篇文章中，我更懂得了文字要一笔一画静心慢慢写，生活也需一步一印潜心慢慢行。

2024年，同我一起“静心慢慢写，潜心慢慢行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
母亲酿的甜酒

王会珍

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卖完了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正是这一元两元的小买卖，让我家原本拮据的日子活络起来，也使得我们的年过得有了滋味。

做甜酒曲一般都在伏天。刚入伏，母亲早早就张罗着磨些玉米面。选一个天气晴朗的早上，母亲把从街上调来的一大包香料放在锅里用火煮水。再把生长在山里水渠边阴凉处的一种名叫“亮秆草”的草药采回来，摘掉叶子把秆洗净控干水分，砸烂捣汁，滤去杂质只留下碧绿的汁液备用。碧绿的草药水和棕色的大料水按一定比例混合，用它来把玉米面和成淡灰色的面团，太阳刚露出山头时，把当年收获的新麦草挑细软干净的晾晒在苇席上，晒得发烫干燥时，用水棍捶打使它变得柔软和些。中午，一家人围坐在铺着热乎乎麦草的帘子上，用手揪着散发着淡淡清香的面团，揉搓成大小均匀鹅卵石似的面丸，一个个摆放在麦草上。麦草上均匀地放满

一层后，给上边再铺盖一层麦草，厚度以看不见下面那层面丸即可，然后继续摆放面丸，如此反复四五次，最后，在上边一层盖上厚厚热麦草后，再给床被子在上边。第二天中午，母亲会让我们把箱子抬到门外晒太阳，也会时不时伸进手探探温度。就这样三五天过去后，把箱子上盖的被子与麦草揭开，最上层的“曲蛋蛋”就暴露在外边，像蚕宝宝结成的茧子，体积比我们平时大了近一倍，且颜色白白得耀眼。甜酒曲经过高温发酵后，体积比原来膨大了一倍，表面长的酶子像柿饼上的白霜一样。拿一颗曲蛋蛋放在手心，掰开里边颜色呈青白色，满是蜂窝状的小孔隙。拿到鼻尖儿去闻，浓郁的酵母香味和着香料味，还有亮秆草那淡淡的草药味混杂在一起，共同酝酿成熟悉的淡淡的甜酒香味。把一个个“曲蛋蛋”小心翼翼从麦草上拣出来，晒到干透后，装入布袋子里收拾起来，待到腊月里做甜酒时才出售。

卖甜酒曲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，腊月初也是人们做甜酒曲的高峰期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秦岭山区，农作物都是自家种的，人们做甜酒曲主要用玉米糝，把玉米糝用小火慢慢蒸到香软可口，再放进盆子里晾凉，取适量“曲蛋蛋”碾碎成粉末，加入凉开水拌到糝子里，反复搅拌均匀呈糊状，然后装进一个肚大口小的瓷坛子里封口，放在连锅炕的火眼头上，上边再覆盖两条麻袋。十来天后，揭开坛口，一股浓郁的酒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。傍晚，在泥炉子上烧半锅开水，舀两大勺甜酒，加上几粒糖精，甜甜香香的碗里漂着星星点点已经发空的白糝子，便是一家人可口的夜宵。如果家里来了客人，打几个荷包蛋，舀一勺甜酒，加两勺红糖，那扑鼻的香味便会勾起人肚里的馋虫，这也是当年山里人招待亲朋好友的标配。

如今，每当我端起甜酒碗的时候，便不由自主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那段美好的时光。



百姓故事

过去母亲在世时，每年到了腊月，她都会酿一坛甜酒。在老家商州，人们常把甜酒叫作醪糟。家家户户都做醪糟，而做醪糟必须要用到甜酒曲。那年代，不像现在超市和网购这么方便，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。母亲是做甜酒曲的高手，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年年夏天都做甜酒曲。一进入腊月，天寒地冻，就到了该做醪糟准备过年的时节。这时候，父亲也推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去卖甜酒曲。醪糟的好坏，全看甜酒曲的质量。母亲爱干净，做的甜酒曲做出来的醪糟香醇可口，在十里八乡口碑很好，当然销量也不错。父亲为人厚道，秤上从不作假，每到一村子，很快就被大家围住，乡亲们根据自己的需求，你一两他二两的，